

#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 第十章



地獄與歷史如今已如巴比倫城長久以來飽受罪惡折磨的罪惡般交織在一起。正如1331年發生的那樣，中國中部一座偏僻的寺廟發生爆炸，一隻死鳥從其最隱秘的角落裡，將路西法的訊息帶向了世界各地。

在長達十七年的令人作嘔的歲月裡，腐臭的惡臭如同神聖而邪惡的瘴氣般籠罩著蒙古王國。黑死病便是魔鬼的疾病。這致命的毒藥從大陸腹地散發而出，持續腐蝕這片廣大的亞洲王國。到了1347年，這股死亡和疾病的浪潮已經蔓延至蒙古最南端的海岸，抵達了黑海。

以及其新興的熱那亞港口城市卡法。

黑海 - 卡法 - 1347年10月

熱那亞人發現通往遠東和克里米亞的全水路貿易路線後，亞洲海港卡法發展成為熱那亞商人的繁榮門戶。他們從蒙古絲路收集稀有貴重的商品，並運往歐洲各地。然而，到了1347年末，絲路卻為熱切的熱那亞商人帶來了一份截然不同的禮物：黑死病。

卡法城牆立即關閉，以抵禦進一步的感染。同時，在其他地方，成千上萬的蒙古人正在腐爛，病情絲毫沒有緩解。熱那亞商人的惡名像瘟疫一樣迅速傳播開來。據說這些西方的外國人使用了他們“邪惡的基督教魔法”，施下了萬惡之源的詛咒。

因此，倖存的軍閥們聯合起來，組成了一支蒙古韃靼軍隊，向這座設防城市發起衝鋒，企圖將這頭殖民巨獸驅逐回它來時的大海。然而，憑藉著堅固的弩兵、長矛兵和高超的戰略，卡法守住了它在克里米亞的領土。

曾經寧靜的鄉村漸漸發生了變化：往日里秋葉的清香和鳥鳴聲瀰漫在連綿不斷的森林中，如今空氣中卻充斥著嘈雜的聲音。

空氣中瀰漫著衝突的氣息，蹄聲隆隆地踏在冰凍的地面上。皮革、汗水、污穢和揮之不去的腐爛氣味。遠處傳來淒厲的叫喊聲和野獸的嘶鳴。起初，對這座城市的襲擊零星分散，但隨著戰役的推進，襲擊變得越來越有組織、越來越猛烈。儘管如此，熱那亞人還是頑強地抵擋了蒙古人的進攻長達三個月之久。直到韃靼人一波又一波地用復仇的怒火衝鋒、怒吼吶喊、卻又無比英勇的蒙古人攻破了卡法的城牆。1347年春天，天氣轉暖，櫻桃樹也開始凋零。

花朵盛開，熱那亞人的血卻從城牆中滲出。物資匱乏，兵力不足，受困的居民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可避免的結局——韃靼人即將攻占這座城市。

然而，戰局突然逆轉，韃靼人遭遇了一場非同尋常、或許是神意安排的命運轉折。風向突變，路西法的灼熱氣息席捲了蜂擁而至的軍隊，瘟疫終於侵入了韃靼人的軍隊。短短數日之內，整個鄉村都瀰漫著腐爛蒙古人的惡臭，方圓數里之內，腐爛人肉的氣味令人作嘔。韃靼領主們驚恐萬分，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龐大的軍隊潰敗，整整一個軍團倒下；他們腫脹、焦黑，被疾病摧殘殆盡。

難怪韃靼人會因為自己衰弱而感到沮喪和羞愧。他們極度重視文化和宗教信仰，視之為至高無上的榮耀，甚至超過了對生命逝去的恐懼。蒙古武士大多深受這種嚴苛的社會觀念蒙蔽，而這種觀念又經過幾個世紀的根深蒂固的灌輸，他們只認同一種生活方式，也只接受一種死亡方式。對蒙古人而言，生死非黑即白，尊嚴與恥辱之間沒有絲毫混淆。在他們看來，戰死沙場是光榮的，而死於疾病則不然，疾病會給整個家族帶來恥辱，並永遠烙下他們的印記。

倖存者背負著血統不純的社會污名。

許多蒙古人因發燒而發瘋，飽受折磨，卻展現出一種最光榮的…

在死亡的威脅下，他們發動大規模的自殺式攻擊，衝擊卡法城牆。那些體力不支、無力戰鬥的散兵游勇踉蹌著走出城牆，如同受盡屈辱的乞丐，乞求著一束熱那亞弩箭，以平息他們的痛苦，拯救他們的家人免於遭受這注定且恥辱的命運。或許，韃靼戰士們以某種隱晦的救贖為代價，奮力沖向城牆的基座，將他們人數上的優勢化作一道不斷延伸、蒼蠅橫飛的血肉階梯，讓他們的蒙古同伴得以攀爬他們最英勇的遺骸，最終登上城牆。

隨著時光流逝—當太陽落入暮色，海風轉向大海，熱那亞殖民者們便在成千上萬人的刺鼻惡臭中窒息而亡。

韃靼人心生怨恨。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堅守自己的城市，祈禱瘟疫最終能摧毀蒙古民眾的意志。撇開人數和防禦工事不談，時間對雙方軍隊都不是盟友，因為熱那亞人的補給消耗速度與瘟疫奪走新招募的韃靼戰士的生命速度一樣快。因此，雙方軍隊似乎陷入了僵局。

然而，歷史早已證明，在每一次戰爭藝術的運用中，人類都不過是可隨意犧牲的棋子。畢竟，戰爭藝術並非源自於塵世，它完全是神聖的創造，甚至在建造地獄之前就已經構思完成。那時，無數天上的天使為了對抗他們塵世的兄弟姐妹——守望者及其十人首領——而武裝起來。其中一位天使姊妹尤其了解戰爭的奧秘。如同天使阿波羅一樣，路西法也是上帝最尊貴、最受寵愛的天使之一，她知曉上帝宏偉計劃的大部分內容，包括戰爭與征服的藝術。然而，與阿波羅從天界優雅隕落不同，路西法爾墮落後，立即利用她對創造與毀滅的敏銳洞察力影響人類，為人類提供新的工具和策略，使他們能夠對同胞發動更加有效的戰爭。大砲、長弓和穿甲錐箭只是她邪惡低語中設計的最新毀滅性武器。如今，她又低語新的秘密，戰爭藝術再一次進化，融入了路西法爾致命的新概念。當她用邪惡的低語感染垂死的韃靼領主的耳廓時，他們便明白了這一點。

她那令人髮指的人類滅絕策略是：細菌戰。

決心驅逐熱那亞人，再加上西法爾的最新啟示，諸神…

他們召集了十三台最大的投石機，並命令軍隊投擲。他們將陣亡戰友的屍體傾倒在封閉的城市中心。這些屍體均勻地散落在卡法城的城牆上，死亡機器永不停歇。日夜不停，源源不絕的瘟疫蒙古人如雨般傾瀉而下，砸穿屋頂，碾壓毫無防備的路人。如此駭人的運送速度，殖民者根本來不及焚燒屍體，韃靼人便將屍體拋過城牆。燒焦的頭髮和皮膚散發出的恐怖氣味，與腐肉的惡臭交織在一起，令這座封閉的聚落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惡臭。卡法彷彿被地獄吞噬。在一棵櫻桃樹最高的枝頭，一隻孤零零的烏鴉發出兩聲 又一聲。

卡法城被包圍，幾乎所有補給都已耗盡，於是他集結了十三艘最大的遠洋船隻，做好迅速撤離的準備。熱那亞的水手、士兵和商人洗劫了這座城市的財寶，將所有無價之寶塞滿了船艙：金銀；亞洲玉器和精美陶器；鞣製過的獸皮和捆紮好的毛皮；未經加工的寶石和珍稀珠寶；以及成桶的香料和香水。

當他們把艦隊的船體裝滿貨物後，便拆掉了城里木結構的木板，用更高的圍牆將船甲板圍起來，以便容納剩餘的貨物。城裡最珍貴的財產被洗劫一空後，十二艘船趁著夜色悄悄駛離了港口。船員們

第十三名士兵留了下來。他們徹底焚毀了這座城市，所到之處，只留下一片熊熊燃燒的火海，隨後便追上了撤退的艦隊。

聖戈德貝爾塔號是十三艘帆船中最大、最適航的一艘。她巨大的柱狀橫樑橫跨雙層加固的搭接式船體，高聳的桅杆、橫桁和帆讓她護送著龐大的船隊駛向熱那亞。船員們後來對甲板進行了改造，從卡法的建築中借用木板，在舷緣上方築起了一道高牆。為了應對遠洋航行，金屬扣環固定住一張繩索網，用來捆綁她過多的甲板貨物。

她比大多數遠洋商船都要大，是當時最新建造的，也是熱那亞造船廠的驕傲。U形後甲板位於她滿載貨物的船尾上方。

甲板之上，寬敞的艙甲板延伸至筆直的船首。即使不裝載數十噸卡法貨物，她的排水量也接近144噸。她真可謂是海上巨獸，如果真有這樣的巨獸存在的話。

然而，她並非空無一物，而是塞得滿滿噹噹，船身沉重地浸在水中，十二個槳孔緊貼著海浪。這只是她從卡法到熱那亞的第八次航行，卻將是她最艱難的一次。遠遠超過了她的

設計載重有限，即使最輕微的意外或誤算都可能讓她和船上的二十四名水手墜入海底。在清晨繁星點點的夜空下，伴著海風的輕柔吹拂，「聖戈德貝爾塔」號率領著滿載貨物的船隊，駛過平靜的黑海，朝著家鄉方向的遠方駛去。

十幾艘滿載貨物的商船吃水很淺，沉重地航行著；船體木材不堪重負，在翻滾的海浪中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裝滿財寶的船艙裡瀰漫著鹹腥和腐爛的氣味。男人、女人和孩子擠滿了每一寸土地。

他們的甲板上，卻沒有人說話——船上的幾個嬰兒太虛弱，哭不出來。

的確，熱那亞殖民者帶著所有財寶逃離了韃靼人的亡魂，留給他們的亞洲敵人的只有一片焦土。然而，儘管他們的逃亡看似乾淨俐落，卻忽略了天使的干預——當路西法介入歷史時，她會播下歷史的種子，常常以苦樂參半的後見之明來塑造未來。熱那亞人安全地離開了卡法；

然而，他們最終還是沒能逃脫自己悲慘的命運，而這正是路西法爾狡猾地預先安排好的。航行僅數日，艦隊中便有多名成員染病身亡。倖存的水手將死者拋入海中，同時將病情日益嚴重的病人隔離在下層甲板。

他們躲在船尾附近。他們爭取了足夠的時間，用桶裝鹽水沖洗甲板，以控制致命傳染病的蔓延，清除感染者排出的污物和體液。即使採取如此恰當的預防措施，他們也絲毫沒有意識到，比起藏在甲板下的偷渡者，他們的同伴才是真正的傳染源。當艦隊繞過…

在義大利最南端，死者人數幾乎是生者的兩倍。途中，那艘載著將卡法夷為平地的海員的船隻與艦隊失散，漫無目的地漂流，最後消失在平坦的海平線上。十二艘船如同一具具執拗的漂浮棺材，繼續向前，穿越荒蕪的大海，唯一的動力便是…

他們渴望見到熱那亞港。然而，絕望最終驅使著「聖戈德貝爾塔號」駛向大海。水手們疲憊不堪，勉強維持著索具的運轉，而熱那亞仍然遙不可及，她只好調轉船頭，率領艦隊駛向最近的港口——西西里島的墨西拿港。

黑死病艦隊僅有十幾艘破舊的商船，船上載著逃亡的民眾和寥寥幾名垂死的船員，卻奇蹟般地在歷史上留下了印記，並被後世銘記為歐洲水域歷史上裝備最簡陋、殺傷力最強的艦隊。而從水下深處，人們也看到了這一切。

「地球，」路西法爾冷笑道。

山口

夕陽西下，隱沒在深秋陰沉的雲層之後，法國腹地籠罩在一片漆黑而異常寒冷的夜色中。樹枝斷裂，狗吠不止，除此之外，寂靜無風的夜晚再無其他聲響。地下深處，一個男孩粗重的呼吸聲在黑暗中迴盪。在山口深處，一個身披長袍的身影正艱難地沿著陡峭的通道向上攀登，朝著洞穴的方向走去，肩上挎著一個裝滿水的水袋。他把水袋放在洞壁附近，猛地將注意力轉向即將熄滅的營火。新添的木柴和新的火焰映入眼簾，拉撒路的兜帽已被塞進腰帶。一頭烏黑的長髮垂落在男孩骯髒而憂鬱的臉上，他的眼睛在火光中閃爍，如同兩顆閃亮的藍寶石。除了他呼出的氣息，只有他瞳孔的微微收縮，在搖曳的火光中，打破了這靜止的瞬間。

拉撒路坐在石頭上。為了驅散早已侵蝕他四肢的持續寒冷，他拉起長袍的兜帽遮住身體，將雙腳抵在熾熱的煤炭上，用新出現的火光溫暖雙手。然而，火焰卻越燒越旺，

火焰熊熊燃燒，拉札勒斯的瞳孔在藍色的圓圈映襯下如同針孔。他退後一步，遠離那煉獄般的熱浪，它已將洞穴中一絲寒意吞噬殆盡。高高的頭頂上，橘色的光影在成千上萬隻蝙蝠的聚集體上跳躍舞動；它們無數的眼睛在火光中反射，彷彿…

繁星閃爍的夜空。煙霧裊裊升起，匯聚在洞穴頂棚上。幾隻蝙蝠騰空而起，盤旋在洞穴上空。拉札勒斯摘下兜帽，檢查自己呼出的白霧，發現已經消散了。洞穴裡溫度迅速升高，更多的蝙蝠也跟著活動。

男孩離開火堆，目光始終鎖定在蝙蝠身上，攀爬層層疊疊、高低不平的岩架，向洞穴上層進發。他不時回頭，從更高的位置觀察蝙蝠，然後再繼續向上攀登。無數雙黑亮的眼睛注視著他穩步向上的步伐；然而，蝙蝠並沒有像他最初預想的那樣四散逃竄。相反，它們紋絲不動地貼著洞頂，似乎和拉撒路一樣，對它們充滿好奇。男孩爬上了最高的岩架。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長袍，同時打量著洞頂上那些炯炯有神的眼睛。

「你暖和嗎？」他大聲問。「你能教我嗎？」男孩的呼喊聲響徹洞穴，幾隻蝙蝠從棲息處飛落，加入到盤旋在洞穴周圍的其他蝙蝠之中。更多的蝙蝠也紛紛效仿，洞穴裡頓時充滿了撲騰的翅膀聲。

總而言之，看起來他們似乎輪流向殖民地展示自己的價值，而民眾則像天上的審判官一樣緊盯著他們，評判最新一位表演者的飛行技能。即便他們並非被審判，拉撒路也肯定密切注意著那些選擇飛行的人。

男孩終於脫去了衣服。他穩穩地坐在岩壁上，只圍著一條腰布，戴著一副腳套。他那對威武的蝙蝠般的翅膀舒展開來，模仿他那些小老師們的翅膀動作。雖然每隻蝙蝠都不一樣，但拉札勒斯從中分辨出，它們飛行時的翅膀動作都是一樣的。上升時翅膀收攏拍打，突然減速時翅膀張開，俯衝時翅膀收攏。他的眼睛四處張望；翅膀拍打著空氣；他絞盡腦汁地思考著其中的原理。蝙蝠飛行技巧中展現出的種種形態和必要方法。就這樣，在那個夜晚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向他的洞穴夥伴學習。

黎明前的一個小時，蝙蝠們閉上了它們那雙黑豆般的眼睛，沉浸在顛倒的白日夢中，拉撒路也結束了他的晚間課程。疲憊、飢餓、寒冷，翅膀也隱隱作痛的拉撒路重新穿上長袍，爬回洞穴的地面。他添滿柴火，從裝滿食物的袋子裡拿出一些食物。最後，他坐在營火旁的一塊石頭上，旁邊放著一個水袋，狼吞虎嚥地吃著薄餅和醃肉條。這時，陰影中一絲變化吸引了他的注意。

黃色的眼睛閃閃發光！

「嘶！」拉撒路把嘴裡的食物吐了出來，從石頭上摔了下來，向後踉蹌了幾步。只見在洞穴入口處，一雙閃閃發光的、獨立的眼睛似乎漂浮在黑暗中。如同兩輪明月，懸浮在洞穴地面附近，這些光球反射著火光，灼燒著拉撒路。

「誰在那裡？」拉札勒斯小心翼翼地問道，耳朵向後貼著，瞳孔睜得大大的。他的眼睛一眨不眨。拉札勒斯嗅了嗅空氣，豎起耳朵，發現空氣中瀰漫著一絲淡淡的氣味，呼吸也變得不規則，原來是某種動物在嗅聞空氣。

這時，一頭黑野豬哼了一聲，從通道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拉撒路鬆了口氣，站起身來，拍了拍長袍上的灰塵，一邊拍一邊輕笑。「為什麼，你這頭豬！我在書裡見過像你這樣的傢伙！」受驚的野豬轉身朝洞穴入口跑去，卻又停下來回頭看了拉撒路一眼。

「哦，別走！我沒有惡意。我現在要坐下了。」拉撒路輕輕地走到石頭旁，靜靜地坐了下來。野豬轉向拉撒路，走了幾步，停下來嗅了嗅空氣。

「你餓了嗎？」拉撒路問。他從腳邊拿起一塊肉，他把它擺在顯眼的地方。「來，吃吧。」野豬卻保持著距離。

「給你。」拉撒路把肉丟到離那動物幾英尺遠的地方。那動物不安地看著拉撒路和那塊殘羹剩飯；最終，它走了過來，嗅了嗅，然後狼吞虎嚥地吃掉了肉。接著，它盯著拉撒路，似乎在等著吃更多。

「你也喜歡吃麵包嗎？我不喜歡太乾了。」拉撒路丟出一大塊扁麵包。野豬叼起麵包，爬出了洞穴。

「等等！別走！」拉撒路追了上去。在外洞裡，他繞過洞口，看到野豬正攀爬過岩脊。山頂上，緋紅的雲朵鋪滿了天空。黎明破曉。拉撒路猛地退回黑暗中。

直到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有多疲憊。他拖著腳步回到了洞穴。

在接下來的一周裡，拉扎勒斯繼續學習，他的翅膀逐漸變得強壯，足以讓他離開地面；然而，由於翅膀仍然太弱，無法支撐他的體重，拉扎勒斯只能在洞穴地面的石頭頂部之間進行短距離的低空飛行。

隨著時間流逝，拉扎勒斯的作息也與蝙蝠們趨於一致，白天睡覺，以便在它們最活躍的時候觀察它們。夜晚越來越冷，霜凍也時常出現。當柴堆裡的柴火逐漸減少時，他便離開洞穴，到山口背面去撿柴。隨著營火的煙霧不斷升騰，越來越多的蝙蝠離開洞穴，到別處尋找不受打擾的棲息地。當近四分之一的蝙蝠消失後，拉扎勒斯開始注意到洞頂上曾經被蝙蝠覆蓋的地方出現了光禿禿的斑塊。然而，在這些日子裡，拉扎勒斯的注意力並不完全集中在蝙蝠身上，因為在他完成觀察之後，每到日出時分，那頭野豬就會來到山口，和他一起享用晚餐。他們確實飽餐了一頓。

## 西西里島 - 墨西拿港

一個身著華麗服飾的西西里男孩站在岸邊，一群海鷗在他周圍盤旋，爭搶手中的碎麵包。他烏黑的長髮和鮮豔的衣衫在微風中飄動。他把最後一點麵包屑舉向天空，緊閉雙眼，臉上帶著一絲苦笑。一隻海鷗叼走了他指間的麵包屑，他咯咯笑著，猛地把手臂拉了下來。男孩用手遮住刺眼的陽光，雙手交疊在額頭上，凝視著西南方的海平線。兩個黑點出現了——接著，第三個也出現了。

「媽媽！船！」男孩回頭指著大海喊道，「四！五艘船！還要更多！」

聖戈德貝爾塔號率領龐大的商船隊駛入墨西哥港。  
她船尾低矮，船頭高聳，劈波斬浪，船上滿載著一座陷落城市的大量珍貴殘骸。如同幽靈船一般，她空蕩蕩的甲板在持續不斷的浪花中閃閃發光；然而，至今仍不見船員掌舵。

她既不揚帆遠航，也不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搖晃或傾斜。儘管她深深地陷在水中，載著數噸沉重的貨物，但只有幾隻跳蚤和一籃老鼠才能真正展現她所載貨物的重量。這些昆蟲和嚙齒動物的重量不過一袋米，卻足以壓垮數百萬人的脊梁；摧毀歐洲所有王國的柱石和石板；夷平整個歐洲大陸的地勢。

碼頭上聚集了大批行人和過路人，他們前來觀看當時罕見的景象：一支龐大的船隊，似乎能夠航行於最廣闊、最險惡的海洋。數百名熱情的男孩和衣衫襤褸的農民擠滿了碼頭。

該港口試圖佔據靠近繩索樁的更多稀疏碼頭空間。  
他們爭相爭取成為卸貨的僱工。由於船隊如此龐大，他們確信，被選中卸貨的人將獲得數天的豐厚報酬。  
勞作開始了。男人們互相推擠、抱怨，摔角的男孩們揚起塵土。港口擠滿了人，擁擠的人群湧上街道。熙熙攘攘的城市突然停了下來，人們駐足觀看駛近的艦隊。

旁觀者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碼頭根本無法安全地停泊如此龐大的艦隊。儘管如此，艦隊依然奮力前行，其不斷壯大的身影遮蔽了地平線。

一位身材魁梧的港口船長和他的兩個船匠站在高高的木平台上，俯瞰著擁擠的碼頭。這位沮喪的船長揮舞著一面紅旗，示意駛近的船隻鬆開錨鏈。「沒錯，先生。這些不是我們的船。也許是葡萄牙的，」其中一個船匠眯著眼睛望向大海說道。

另一名搬運工拍了拍船長毛茸茸的肩膀。“他們到了，先生。”  
那人放下旗幟，回頭望去，只見一隊隊全副武裝的士兵正穿梭在人群中。他們頭盔上耀眼的陽光，加上他們拉長的隊形向前推進，宛如一條閃閃發光的火蟲，在人群中穿梭，蜿蜒向碼頭駛去。他點點頭，將目光重新轉向那支勢不可擋的艦隊，揮舞著旗幟，試圖發出求救信號。然而一切都是徒勞，聖戈德貝爾塔號已經衝破了墨西哥港的外圍防線。

船長的擔憂他的港口鐵匠們顯然都明白，他們也同樣站在船長這邊。

他們敬畏地看著這支艦隊，它此刻正像疾馳的巨輪般向他們逼近。

公海。依照慣例和規則，大型船舶安全靠泊，例如：

這些船隻本應揚帆起航，槳櫓劃槳，在港口航行時保持穩定。然而，「聖戈德貝爾塔號」只有一半的帆固定在橫桁上，其餘的帆仍然展開，隨風飄蕩。主索具的繩索纏繞在一起，垂掛在桅杆和橫桁上。只有三支槳無力地劃動著，根本無法阻止船隻的航速。

「他們緊緊地貼著我們，船長！」一個港口鐵匠喊道，「他們身後是一片茫茫大海！」他指著緊跟在「聖高德貝爾塔號」之後的那艘船，那艘船帆張得老大，卻沒有槳。「還有一艘，她就像個滾下木板的木桶，她的帆也張得老大！瞧瞧她，船長，她正橫衝直撞呢！」

開門！我來打電話嗎？

船長用手攏住嘴，揮舞著旗幟，朝著正在駛近的艦隊高聲喊道，艦隊此時已開始擠滿海灣。「起航！收起桅杆！船頭轉向船尾！調轉你們的！」

其中一艘船撞毀了一艘小型漁船，漁船殘骸被漁網拖曳著，漁網纏繞在船頭。船長丟下旗幟，命令船匠繼續執行命令。

他們立刻聽從他的命令。其中一人轉身，抓起懸掛的金屬槌，敲響了一口巨大的管鐘。另一人則在震耳欲聾的鐘聲中高聲吶喊，揮舞著手臂，命令人群離開碼頭。恐慌隨之而來，人群慌亂地奔逃到港口邊緣，互相踐踏。士兵們嘶吼著，拼命地試圖組成一道人牆。

墨西哥城裡無數民眾的目光都緊緊盯著「聖戈德貝爾塔號」，只見她劈開翻滾的白浪，巨大的船頭不斷噴濺著海浪。她就像一頭狂暴的海怪，一心想要擱淺。就在碼頭木板和樁柱在超載船隻的重壓下爆裂開來之際，港口船長和他的兩名手下從瞭望塔上縱身躍下。整個港口都因這股衝擊力而搖晃不定。船隻擱淺後，破碎的瞭望塔倒塌在人群之上，船身猛地壓過士兵們，將他們碾壓到海岸線上。「聖戈德貝爾塔號」剛擱淺在士兵身上，

第二艘船疾馳而來，擦著她的船尾擦過，掠過船尾右舷一角，然後猛地轉向，左舷重重地撞擊在港口，撞毀了一大片木製碼頭。港口再次發出巨響，伴隨著撞擊聲和驚恐萬狀的民眾的尖叫。又有十艘重型船隻駛入港口。

船隻駛入港口，形成一道由木頭、繩索和帆組成的巨大牆，彷彿要吞噬整個海灣；桅杆、橫桁和甲板上都沒有船員的身影，墨西哥港彷彿被一支幽靈船組成的入侵艦隊圍困了一般。

如果不是神蹟顯靈，這兩艘船的船體竟然完好無損，而港口碼頭的大部分卻被摧毀，像一堆堆碎片一樣堆積在岸邊。緊跟在後的是十艘船，它們緩緩駛入海灣，最後停了下來。面對著這些不速之客，人們像驚慌失措的昆蟲一樣四處奔逃；港口一片混亂。由於「聖戈德貝塔號」的船頭被困在岸邊，港口船長和他的衛兵爬上了船頭甲板。

一個赤裸上身、渾身是汗、面容憔悴的男人踉蹌地從船艙裡走了出來。他向後跌倒在附近的牆上，滑落到甲板上。他佝僂著身子，像個醉漢一樣搖晃著腦袋。水手。他眼窩深陷，似乎帶著瘀青，指尖也一樣。港口衛兵蜂擁而至，其他人則湧入船艙。

港口船長指著頭頂上方說：「解開帆！這艘船停泊！」幾個港口鐵匠爬上桅杆。他走到那個滿頭大汗的男人面前，大聲喊道：“這艘船的船長在哪兒？”他轉向船艙入口，咆哮道：“所有船員都到甲板上來！把他們都帶上來！”他又轉過身對那個臟兮兮的男人問道：“誰指揮這支艦隊？”

那人高燒不退，神誌恍惚地回答道：“沒有船長，沒有艦隊，只有大海。大海吞噬死者，吞噬所有死者。”

一名港口鐵匠在船長耳邊低語道：“他肯定喝醉了。”

港口船長繼續盤問：「這艘船叫什麼名字？這支船隊是開往熱那亞的，對吧？」他掃視著堆積如山的貨物，又瞥了一眼其他船隻的甲板。「你們的船都超載了。你們是怎麼讓它們不沉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們是從哪裡弄來這麼多貨物的？」

那人勉強回答：“船是——聖戈德貝塔號——從卡法開往熱那亞。”

船長命令兩個手下：「把他扶起來，讓他透透氣。」他又對站在旁邊的另一個手下說：「打一桶水來，讓他清醒清醒。」船長搖了搖頭，嘟囔道：「卡法——帶著這堆貨物？」他環顧甲板上幾乎每一寸都堆滿了捆紮好的貨物，發現一隻黑老鼠在木桶間去堆滿了捆來發現一隻黑老鼠在木桶間。

他抱起雙臂。“一千年也不可能。”

「船長！」船艙裡傳來一個聲音。「這裡只有五個人，船艙已經嚴重超載了。」港口船長盯著船艙。

這時，一個男人走了出來，擦了擦額頭的汗。他接著說：“船長，這些人病得很重，我們得把他們抬走。”

兩名衛兵從髒兮兮的水手手臂底下把他扶了起來。

「啊！」那人慘叫一聲，癱軟在地。受驚的衛兵們把他扔到甲板上，昏迷不醒的他四仰八叉地躺著，雙臂高舉過頭，露出腋下兩團像爛蘋果一樣腫脹的黑色腫塊。腫塊破裂，膿液和黑色血液混雜在一起，流淌在甲板上。衛兵們用褲管擦了擦手臂。一股惡臭從腋下湧出。

睡著的水手。船長摀住口鼻，後退了幾步。“以上帝的名義！”

然後他轉過身，大聲喊道：“離開這艘船！什麼都別碰！船上有瘟疫！”衛兵們飛奔向船頭，而港口鐵匠們則沿著桅杆飛奔而下，有的甚至一頭扎進了水中。

隨後的短短時間內，十二艘船全部被固定在港口，數百名武裝士兵嚴密把守，奉命阻止任何試圖登船或下船的人，即使動用致命武力也在所不惜。僅僅一天之內，關於船隻被污染的謠言便傳遍了整個墨西哥。

第二天，艦隊船員請醫生登船救治病人。市府官員同意了，但條件是醫生一旦登船就必須留在船上。市裡沒有一位醫生同意。港口官員用繩子吊水桶送食物和水上船。水桶空了之後就留在船上。就這樣，採取了各種預防措施來隔離船隻。

第三天，死亡的惡臭飄過碼頭，被海風吹向內陸。

由於醫生警告，守衛奉命後撤，以免風將船上的傳染病吹到他們身邊。守衛們遠離船隻後，暮色悄悄降臨碼頭，飢渴難耐的老鼠們鼓起勇氣，順著船纜、繫泊繩爬上碼頭，然後又迅速逃回碼頭，與它們的同類會合。

第六天，許多守衛病倒了。憤怒的民眾聚集在港口，市政官員別無選擇，只能下令十二艘船連同貨物一起駛離港口，以免船隻被縱火焚毀。來自熱那亞、馬賽、科西嘉和撒丁島的駐紮水手們看到有利可圖且能免費前往其他歐洲港口，便同意平分船隊的珍貴貨物，以此換取他們駕駛船隻駛離港口並前往各個沿海城市的報酬。

第七天，港口將船隻衝向大海。緊接著，黑潮湧動。死亡艦隊解散了，大部分船隻駛向了熱那亞以外的港口。曾經擁擠的甲板空無一人，乘客和船員早已將一個個感染瘟疫的人拋入海中，直到無一人倖存。

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墨西拿，其實早已註定滅亡。儘管港口已被熱那亞船隻驅逐，但蓋特斯通瘟疫仍潛伏在碼頭下的陰影中。在感染瘟疫的碼頭老鼠背上，爬滿了同樣感染的跳蚤，這些跳蚤體內孕育著疾病。它們的胃如同地獄的微小子宮，正處於分娩狀態，準備產下邪惡的混合物。魔鬼的邪惡不斷升級。短短幾週內，拉撒路的邪惡母親便將整個墨西拿的居民變成了一片結滿瘟疫黑蘋果的果園。這些蘋果飽含死亡的氣息，飽滿而肥美。

她的拔毛。

於是，大瘟疫從碼頭區蔓延開來，席捲內陸，所到之處只留下一座殘破不堪的城市。隨著歐洲末日的到來，瘟疫如同熊熊烈火般肆虐。

山口

拉札勒斯抵達山口已超過三週。在這段時間裡，他的身體肌肉線條分明，原本瘦弱的四肢都轉移到了他如今更加沉重、肌肉線條分明的雙翼上。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在地面石塊間短距離飛行，而是能夠飛得更高更遠。他不再攀爬牆壁到達屋頂附近的石台，而是直接飛過去。他不再繞著山口背面走，而是飛越山脊再飛回來，就能收集到柴火。即便如此，他仍然無法完成前往義大利修道院的旅程。即使是像收集柴火這樣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短程飛行，也會讓他氣喘吁籲。他知道，要飛越萊昂灣到達科西嘉島，或是從科西嘉島飛到義大利大陸，他必須證明自己至少能夠在空中停留半個晚上。

凜冽的寒風從北方呼嘯而來。昨天晚上的雨夾雪在石谷上留下了一層薄冰，宛如一層晶瑩剔透的薄膜。在石窟內，拉撒路靜靜地躺在那裡。他蜷縮在即將熄滅的營火旁睡著了，平穩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氣中凝成霧氣。在他面前，一半的天花板空空如也，蝙蝠蜷縮在較高的後屋頂。

洞穴。

拉撒路呻吟一聲，蜷縮成一團。他睡意朦朧，耳朵卻豎了起來，在洞穴中搜尋著迴盪的新鮮聲響。他微微睜開雙眼，原本碩大的瞳孔縮小成藍色眼底上的兩個黑點。

「豬？」他喊道，一邊坐了下來。他露出獠牙，打了個哈欠。他揉了揉臉。「是你嗎？」一聲哼聲回應。「現在不是你，蠢貨。我累死了。」拉撒路在黑暗中摸索，發現那頭野豬正在翻他的食物袋。「豬！不！」拉撒路猛地跳起來，朝野豬跑去。「快跑！」野豬從袋子裡探出頭來，嘴裡叨著一個飽滿的南瓜。它尖叫一聲，叨著南瓜飛快地衝出了山洞。

「別這樣！」拉撒路一邊慌亂地翻找著麻袋裡的東西，一邊結結巴巴地說著。他掏出裝血的瓶子仔細檢查。除了瓶身側面有一道細小的裂縫外，瓶子完好無損，沒有破損。他鬆了一口氣，但隨即又想到了什麼，於是翻遍麻袋，發現那頭野豬把他所有的糧食都搶走了。

「豬！」他吼道。拉札勒斯從麻袋裡取出一個小皮袋，把酒壺和其他他認為重要到需要隨身攜帶的東西放了進去。

然後他拿著錢包怒氣沖沖地回到即將熄滅的火堆旁。「為什麼？」他把錢包放在身旁，又添了些柴火。「我把食物分給你了！」他往餘燼上扔了更多木柴，朝著洞口大聲喊叫。他的聲音傳了出去。

穿過洞穴，如同鐘聲穿透迷霧：「不可偷盜！」幾隻蝙蝠騰空而起，盤旋在洞穴上空，冒著煙的木柴瞬間燃起熊熊烈火。拉撒路透過火焰怒目而視。

又一周悄悄過去，一場新雪覆蓋了山口。在此期間，拉撒路割開了長袍的後擺，讓翅膀垂了出來。他也重新戴上了面具。如果他想在山口上空盤旋一段距離而不被凍僵，這些改變是必要的。有了這些，他得以在空中停留了近三個小時。然而，即使是三個小時也不足以讓他飛越海洋。隨著冬天的臨近，加上食物的匱乏，拉撒路最終因飢餓、疲憊和嚴寒而倒下。這些難以忍受的痛苦迫使他回到了洞穴，重新考慮他先前的承諾。

清晨來臨，繁星如海，淹沒在緋紅的夜空中，彷彿即將消逝。

昏昏欲睡的拉撒路再次添了些柴，然後躺了下來。他望著幾乎空無一物的洞頂——只剩下一四分之一的蝙蝠。他躺在那裡，琢磨著是否該飛回修道院；悄悄溜進夜色，帶著滿滿的廚房用品回到洞穴。

他嗅了嗅空氣，一股熟悉的味道縈繞其中。他頓時感到胃裡一陣翻騰。拉撒路迅速爬過地面，舉起一塊巨石，展開雙翼，騰空而起。他在洞穴內盤旋，目光始終鎖定在通道入口處。野豬沒有察覺到拉撒路的存在，悄無聲息地走了進去，慢慢地走向拉撒路空空的食物袋。然後，它把頭探進了袋口。拉撒路拿著石頭跳下去，擊中了野豬的頭部。野豬發出尖叫，蝙蝠從天花板飛了下來。

野豬踉蹌著走出洞穴。飢餓難耐的他舉起石頭，追了上去。他們一起衝出洞穴，穿過亂石嶙峋的山谷。拉撒路追上了尖叫的野豬，兩人都翻過山脊，沿著東坡向下攀爬。野豬迷失了方向，停了下來，轉身向他揮舞著獠牙。就在那一刻，拉撒路的石頭擊中了目標——野豬不治身亡。

拉撒路氣喘吁籲，筋疲力盡，一把抓住野豬的後蹄，把它拖上山脊，朝山洞的方向走去。直到快到山脊頂峰時，他才意識到自己身處險境。他抬起頭，眯著眼看著灼熱的晨曦，這才徹底明白，當太陽升起時，他正站在洞外。他拼命地把野豬拉過山脊，又拉回山坡的陰涼處。拉撒路一次又一次地拖著野豬穿過乾涸的河床，在積雪中開闢出一條通往山洞的道路。積雪堆積在野豬身上，融化在它仍然溫暖的皮毛裡。時間飛逝，如同蜂群飛舞。太陽越升越高，繁星都被它的光芒吞噬。曬傷的刺痛感蔓延到他裸露的皮膚上，但拉撒路用盡最後的力氣，一步一步、一碼一碼地向前走，全然不顧疼痛。

最後，他到達了洞口，把野豬拖進了陰暗的洞穴深處。第一縷灼熱的陽光從地平線升起。拉撒路拼命掙扎。拖著這頭濕濕的牲畜，繼續往黑暗深處走去。豬的屁股拉撒路的腿被洞穴地面的一塊岩石絆住了；他掙脫開來。他站起身，正準備承受另一次拉扯時，一道細細的紅光，細如蛛網，從遠處東側山脊頂部的一道裂縫中射入。這道深紅色的光束穿過亂石嶙峋的山谷，進入了…

光束射入洞穴，撞到野豬濕漉漉的後蹄上發生偏轉。隨後光束改變方向，從野豬蹄向上攀升，最終正中拉撒路的眼睛。

男孩放開了野豬，徹底消失在陰影中。他扭動著身子，

它們在洞穴地面上四處亂竄，彷彿要逃離一群憤怒的黃蜂。「哦天哪！啊！啊！」

硫磺煙霧和灰燼從他身體的各部位湧出，塵土飛揚的黃色霧氣沉重地灑落在洞穴地面上。他手腳亂舞，胡亂地爬了起來，跌跌撞撞地往洞穴深處走去，就像那頭迷路的豬跌跌撞撞地從洞裡爬出來一樣。拉撒路身後拖著一團黃色的灰燼，他穿過通道，衝進了洞穴最黑暗的深處。

「天啊！嘶！」他癱倒在臨時拼湊的補給袋上，翻滾起來。

「嘶！」受驚的蝙蝠從洞頂竄出，在他頭頂盤旋。他翻滾著，用爪子抓撓著洞穴的地面，把麻袋拉到身上，抓起一切可以抓的東西。他所能做的，無論做什麼，都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一切。任何錢袋、祈禱或承諾都無法逆轉這不可逆轉的進程，因為一個被太陽灼傷的怪誕生物。冒著煙的身影把裝滿食物的麻袋拉到身上，然後坐直，用一隻手臂向後撐著。它嚎叫著的臉仰向洞頂，顫抖著，臉越來越堅硬，越來越脆弱，發出最後一聲垂死的呻吟：「父親！」顏色褪去，只剩下堅硬如花崗岩的灰色表面。

霧氣散去，一尊栩栩如生的拉撒路雕像依然矗立。就連他的骨頭也變成了石頭。雕像傾斜倒下，一隻石化的手臂伸向天空，手指張開，彷彿在向它呼求的父神伸去。而當最後的殘骸…

塵埃和黃色的砂礫沉澱下來後，洞穴恢復了它基本未受污染的墓穴狀態，除了偶爾有被驚起的蝙蝠撲騰著翅膀，劈啪作響的篝火舔舐著火焰，以及一塊花崗岩上披著一件沾滿灰塵和灰燼的侍從長袍。

【第十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